



我二十三岁了，生命已所剩无几，
只余下往后的日子。

去往西伯利亚 TIL SIBIR

佩尔·帕特森 [Per Petterson] 著

文嘉译

去往西伯利亚 TIL SIBIR

佩尔·帕特森 [Per Petterson] 著

文 嘉 译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往西伯利亚/(挪威) 帕特森 (Pettersen, P.) 著; 文嘉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8

(OPEN 经典)

ISBN 978-7-5404-6321-2

I. ①去… II. ①帕… ②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① I 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3684 号

TIL SIBIR (TO SIBERIA)

©2000, Forlaget Oktober A/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Forlaget Oktober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

(本译文获 NORLA 出版补助)

去往西伯利亚

著 者: 佩尔·帕特森

译 者: 文 嘉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徐小芳

责任校对: 向朝晖

内文版式: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
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38 千字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321-2

定 价: 26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, 0731-85983028)



我二十三岁了，生命已所剩无几，
只余下往后的日子。

去往西伯利亚 TIL SIBIR

佩尔·帕特森 [Per Petterson] 著

文 嘉 译

去往西伯利亚 TIL SIBIR

佩尔·帕特森 [Per Petterson] 著

文 嘉 译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Open经典

发现的惊喜，阅读的欢愉

Til Sibir

在我六七岁，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，最怕出城路上那两头狮子。路西弗肯定也和我一样，每次经过那儿，它都要加快脚步。不过我后来才知道，在经过狮子坐镇的大门前面那段缓坡时，祖父总会狠狠地抽打路西弗。祖父生性暴躁，谁都知道他的脾气。

那是两头黄色的狮子。我和哥哥加斯帕坐在车尾，背靠着祖父，两条腿来回晃荡，看着黄色的狮子渐渐远去。狮子转过脑袋，黄色的眼睛紧盯着我。它们只是石头狮子，如同它们身下的底座一样，固若磐石。但即使如此，我在它们的注视之下，胸口如同火烧，产生出空荡荡的感觉。我的视线无法从狮子身上移开，只好强迫自己低头看着碎石小路，却又头晕目眩，摇摇欲坠。

“它们来了！它们来了！”加斯帕知道我心里害怕，故意大声吓唬我。我抬起头，看见它们朝我冲了过来。那两头狮子，生生从底座拔起身躯，变得越发巨大。我不顾一切跳下马车，坚硬的沙砾将我的膝盖磨破。我拼命跑进路旁的田里。田地那头的森林住着狍子和牡鹿，我一边飞跑，一边想着那些动物。

“你不能别欺负妹妹吗！”祖父大吼一声。我停下了飞奔的脚

步。青草上挂着颗颗露珠，打湿了我的脚踝，赤裸的脚板踩着一根根草梗和粗糙的地面。祖父一拉缰绳，向马儿发令，把马车停下。他转过身，胡须下面迸射出连珠炮似的脏话，比魔鬼还恶毒的咒骂劈头盖脸浇向加斯帕。面对一贯怒气冲冲的祖父，我最后不得不帮哥哥说几句好话。要知道，没有他我是万万活不成的。

我穿过草地回到大路，爬上马车，冲加斯帕一笑。祖父一甩鞭子，路西弗又走了起来。加斯帕也冲我笑了。

同一条路，我也曾和父亲走过。那年我九岁，时值圣诞，天特别冷。道路两旁，灰白的冰霜和光秃秃的白杨在田边一字排开。森林灰白色的边缘游荡着灰白色的生物。鹿们的细腿儿僵硬地挪动，柔软的鼻翼中喷出一团团白气，我从老远就能看见。空气像玻璃一样，似乎可以触碰，万物仿佛近在眼前。我戴着帽子围巾，双手深深插进外套口袋。一边口袋破了个洞，可以摸到衬里的布料。我不时抬头看看父亲，他的背部隆起一块，像个驼峰。这是田地赠予他的礼物，而他再也不会回到地里。父亲是镇上的木匠，在他离开农场时，祖父给了他一间小作坊维生。

父亲把牙咬得咯咯作响。他没戴帽子，直视着前方，眼眶有些泛红，耳朵上结了白色的冰霜。我一直盯着那对耳朵，它们就像白瓷做的。父亲的手臂上下起落，举到最高点时会僵住，似乎要使出些力气才能将它们放下。半路上，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握住他的手，他也不低头看看，就一把抓住，轻轻地揉搓。但我这么做，只是怕他会冷。

经过那两头狮子时，我们都没有转头。父亲心无旁骛地直视前方；而我却不想看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农场，母亲已经到了，叔叔们和加斯帕也到了。父亲的步伐僵硬，却并不着急。我们离开镇子后，已经走了三公里路。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。我终于转过头去。狮子趴在底座上，身上覆盖的白中泛灰的冰霜闪烁光芒。昨天下了场雨，水结成了冰。狮子被困住了，它们变成了白瓷，就像父亲的耳朵。两头瓷狮子守卫在通往邦斯博庄园的路口。当年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来到这遥远的北方时，曾在那里住过一阵。他在低矮的房间里戴着高帽子，进也低头，出也低头。

我奋力加快脚步，心里很为他的耳朵担心。我几乎能听到它们摇摇欲坠的声音。但父亲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。我急了，拉扯他的手臂，他却生气了。

“别拉了，行吗！”他呵斥一声，粗暴地把我拉回来。自从我们迈出庇护街的家门，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父亲爱加斯帕，我爱父亲，加斯帕爱我，却又喜欢戏弄我。他在黑暗里用死鬼吓唬我，夏天把我往水下拉，但我都能忍受，这让我感觉和他一样。我独自走在路上，和父亲一起。今天是圣诞节，他的耳朵变成了白瓷。我总是担心它们会掉下来。农场离家整整五公里，他从没摸过自己的耳朵。

弗兰柏克是一个小村庄，那儿有四座农场，都叫弗兰柏克。农场有很多小孩，他们在温讷斯泰兹的范根学校读书。我本来也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，但最后去了别的学校。对此，加斯帕总

是对我说“你应该高兴才是”。我们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直走的路蜿蜒穿过田野，通向加朗，右边的路直达弗兰柏克的北部。我们走了左边的路，经过了第一个砖石搭建的谷仓。父亲紧握我的手，走得更慢，步伐也更加僵硬。前方是一个急转弯，路的一旁竖着一面斜坡，坡底铺着圆型石头，像一堵石墙。这些石头可以防止雨后泥土滑落将路堵住。我们要去最远的那间农场，不过四间农场挨得很近，而且都在路旁。一下大路，便走进了中间立着粪堆，地上铺着鹅卵石的大院子。万物都覆盖了一层闪闪发光的薄冰，通向大门的鹅卵石路滑溜溜的。

我一眼望见加斯帕，他也透过窗户看到了我们。加斯帕等在客厅的门前，在他身后，我看见了圣诞树，对面窗户的玻璃中间结了霜花，非常漂亮。我听见母亲的声音。她是基督徒，她的声音也是基督徒的。她一只脚踩在尘世，一只脚踏入天堂。加斯帕咧嘴一笑，仿佛我们有共同的秘密。也许还真有，但我一时记不得了。父亲径直走向砖石砌成的大火炉。炉火烧得劈啪作响，我看得见那热浪。周遭的空气在颤栗，我的脸感受得到。父亲离火炉很近，我不禁担心他下一秒就要把额头贴在炉砖上。我脱下外套，父亲抬起胳膊，像是被看不见的线提拉着，把手贴在耳朵上。客厅里，母亲唱起了圣诞歌，加斯帕一会儿盯着我，一会儿盯着炉子前的父亲。我手里拿着外套，看着父亲隆起的背和突出的下巴，他的手指之间缠绕着白霜一般的水汽。

农场的阁楼冷若冰窟，半明不暗，只有一盏石蜡灯发出微弱的光线。我上楼后，连这唯一的光线也要熄灭。阁楼的东面有一扇小窗，我的床就在窗下。跪在床上，便能在夏夜和加斯帕说话，在冬夜看窗外的繁星、云杉的篱笆、富有异国情调的中式花园，看起伏的田野一直向大海延伸。有的夜里，我在粗糙厚重的棉被下醒来，以为听见海水灌入房间的声音。睁开眼，仍是漆黑一片；闭上眼，又是一片漆黑。黑色就伏在我的脸上，我想，看见，或看不见，其实并没有区别。但区别还是有的。我害怕黑暗，它漫无边际，沉重不堪，发出各种声响。我知道，若不赶紧闭上眼睛，就会窒息。但有时我并不害怕，那感觉就像漂浮在半空；而心中，似有清风穿过。

我躺在床上，凝视黑暗。起初一切都是黑的，随着月亮的露面，黑渐变为灰。我听不见大海的声音。它和万物一样，被冻住了，静下来了。我心想，这不是在梦里。

有人敲门，所以我才会醒来。现在我想起来了。我等了一会儿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我从好不容易焐暖的被子下面钻出来，穿着单薄的睡衣，踩着冰冷的地板，朝门的方向走去。那个声音又响起来。不是门，是窗。我转过身，看见月光下有个黑影在窗前移动。是加斯帕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他。

“让我进去。”加斯帕压低声音，重重地说，把热呼呼的气息喷在玻璃上。我快跑几步跳上床，跪在床上把窗户打开。一股冷

风涌了进来，冷却了我的胸膛和肚子。我的大脑活跃起来，许多事情涌上心头——白瓷的狮子，白瓷的耳朵，祖母伸得老直的脖子；我想起祖父，想起母亲那微弱如同抽泣般的声音回荡在屋里，而我们对此都充耳不闻。加斯帕一只手抓住屋檐，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窗台上。他的脖子上挂着我的靴子，鞋带在脖子后面打了个结。

“穿上衣服，跟我走。”他说。

“好的。”我答应道。

其实我很有主见，不随便听人吩咐，但我想和加斯帕在一起。他做事特立独行，正合我意。现在我已睡意全无。加斯帕身子一晃跳了进来，一屁股坐在床沿等我，脸上挂着笑容。我匆忙找衣服穿。我的衣服都放在椅子上，寒冷冰凉。月光透过打开的窗照进来。床柱、水罐以及没怎么走过的闹钟上，都印上了银色的光环。

“几点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微笑着，牙齿在半明半暗之中发亮。我也笑了起来，他连忙把手指放在嘴唇上。我点点头，也做了相同的动作。我翻出羊毛内衣穿上，又套上厚厚的裙子和毛衫。幸好事先把外套拿进了房间，就挂在椅背上。加斯帕把靴子递给我，我穿上鞋，和他一起爬了出去。

“别害怕，我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”他说。

我不害怕，就照他说的做。两个人相互照应，一点也不困难。他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仿佛在跳我俩专属的舞蹈。我们在屋

顶起舞，慢慢舞到尽头。那里立着一棵白桦，粗壮的树枝向上伸展，我们顺着树干滑到地面。仍是加斯帕先走，我亦步亦趋。

我们不走大路，避开大人的睡房，在月光下穿过中式花园往田野走去。花园里有通幽的小径，挂霜的灌木，枯萎的花朵，还有一条蜿蜒的人工渠。渠上架着几座小木桥，渠内的水已经结冰。在夏天，鲤鱼在水中游弋，也许此刻它们还在水里，就在冰下。我们穿过小桥的时候，木板在脚下吱呀作响，动静很大，我担心会吵醒屋里的人。月亮藏到一片云朵之后，我停住脚步。

“加斯帕，等等我。”我轻声呼唤。加斯帕穿过花园，走进田里，这才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月亮又露出了脸庞，我追了上去。

我们在田野中穿行，先曲折走向高处，又从另一边下坡。大海渐渐出现在眼前，我们的影子投映在脚下。我从没来过这么远的郊外，更不曾踏着影子走过夜路。我的身前被月光照亮，加斯帕的背后一片漆黑。我们停下脚步，放眼往冰上望去，起初只见白茫茫一片，远处是一片闪光，更远处便是无垠的大海。

加斯帕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嘴上，划亮一根火柴，又把它吹熄。我闻到烟卷的味道。他说：

“用不了太久，我就会和厄内斯特·不莱梅一样。我要跳上快艇去瑞典，带回很多很多烈酒，让那些人喝个够。我要赚很多钱，天天抽烟卷，但只在星期六喝酒，而且只喝两杯。”

那年加斯帕十二岁。厄内斯特·不莱梅是个走私贩子。他是这一行的大佬，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。这个矮个男人来自瑞典的哥

特堡，没被追捕的日子，就住在我们家隔壁那条街。他在那有栋房子。我见过他穿灰色大衣匆匆走过，留中分黑发，有时还戴顶软帽。厄内斯特·不莱梅动辄在报纸上露脸，有一次斯托姆·彼得森还画了他在海关官员面前煮锯盖鱼的漫画登在报纸上。这儿的孩子们晚上出来玩的时候，不玩警察抓小偷，而是扮厄内斯特·不莱梅和海关官员。他比罗宾汉更好。某年夏天父亲向他买过一瓶酒，后来被母亲知道了酒的来源，当即让他倒在花圃里。她说那是毒药，但花儿却没死一朵。

加斯帕朝大海喷出灰色的烟雾，然后又咳又唾。

“呸呸。”他边吐边说，“还得先练练才是。”

母亲像天鹅绒一样柔软，又像钢铁一样坚硬。父亲总是缄默不语。吃晚饭时，他会抓住滚烫的铁把手，把平底锅举在我面前，让我把盘子装满。等他放下锅子，我能看见他手上的红色烫痕。

“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留在了邦斯博。”我相信加斯帕肯定知道，但还是忍不住说了。他果然回答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我们在海边走了一会儿，爬上一个陡峭的沙丘，又回到田野里穿行。月光照在我们身后，影子投射在前方。这很不合我意，我不喜欢。爬上沙丘可以清楚地看见农庄的房子。走下沙丘，又回到黑暗中。风越来越大，我很冷，便把手贴在脸颊上。云朵慢慢聚集起来，我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们没有穿过花园，而是绕道走到房子前面。牛圈和房子形成了一个角度。加斯帕沿着云杉篱笆走到牛圈前，把脸凑在窗户上往里看。刷得雪白的墙壁像一团阴霾的浓雾。加